

年事连连闹腊月

□ 卜庆萍

腊月一到，年就“咚咚”地跑过来，大人有节奏地开始忙年，小孩子笑靥如花，迎着年，一天天快乐地往前走，腊月里的中国年欢庆而热闹。

老人们都说，腊八节是春节前的第一个节令，它从历史中一步步走过来，最早是为了祭祀神灵和祖先，经过千年的演变，遂成为如今的美味腊八节。这古老的民俗节日传承至今，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腊八这一天，人们用农家自产的豌豆、糯米、高粱、花生、核桃、大红枣等杂粮和干果，煮成香喷喷的腊八粥，颜色鲜艳，营养多样，香甜味美。好多人家腊月初七晚上就开始洗米、泡果、剥皮去核，半夜时分微炖，第二天清晨腊八粥就煮好了。淳朴的乡村，腊八家家煮粥多，村村户户都洋溢着喜庆与和乐。

腊月廿三，小年这一天，村村寨寨还有祭灶的民俗。传说

灶王爷上年除夕一直留在家中，到小年了，就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一年来的言行和民事，因此，这天家家都要举行送灶仪式，把灶王爷送上天，这叫辞灶。辞灶多在黄昏入夜时举行，一家人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饴糖和面做成的糖果等。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甜甜嘴，有的还将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的话别说。灶王爷上天后，除夕晚上再接回来，这叫接灶。接灶仪式就简单得多，到时只需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即可。祭灶在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不仅是为了免灾，也是为了祈福和表达美好的愿望，在腊月的习俗里，始终弥漫着浓郁的年味儿。

杀年猪在年俗里可是重头戏，年味儿也十足，这天整个村

子都会很热闹。昔日的乡村家家都养猪，到了年关，猪也养肥了，杀猪过年是最喜庆的事。杀年猪的人家早早烧上几大锅开水，杀猪匠与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把猪摞倒在院中的案子上，杀猪匠一刀下去，猪血汩汩地喷涌而出，猪嚎叫着慢慢没了气息。接着洗肠、砍肉，热热闹闹地忙上大半天，收拾好猪头、猪蹄、猪肝、猪肠和大块的猪肉，过年美味的食材也算备下了，乡村的年也就有了滋味。

贴窗花是古老的年俗，民间各地都会在过春节期间贴上红艳的窗花。中国的剪纸艺术独到，剪窗花的题材也鲜活广泛，有身边见闻事物，还有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有山水风景，还有十二生肖及寓意吉祥的鱼虫花鸟。在古老的年俗里，种类繁多的窗花表达了各家各户的美好愿望，还把中国的重大节日春节，装点得富丽红火，喜气洋洋。

二舅

□ 孙晋才

二舅，他不是我的亲娘舅，却胜似亲娘舅。

我母亲与二舅是亲姨兄弟，他们之间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那还是旧社会，我外祖父在兵荒马乱中丧了命，外祖母就把母亲养在二舅家，二舅的母亲就是我母亲的亲姨。那时，母亲六岁，二舅才两岁，母亲不是抱着他就是领着他，逗他一起玩耍，母亲成了他的保护神，谁也看不出他们是异性姐弟。稍大了些，他们在一块放牛。二舅家那时是种地贩子，租地百余亩，农忙雇短工，每天都有几十口人吃饭干活，非常热闹。母亲不再放牛了，在家里帮忙做饭。据母亲说，她出嫁那天，坐的是一辆牛车，二舅眼泪一直不断，扒着大车不松手，舍不得与我母亲分开。

每逢过了年，二舅总是来接我们，等于母亲回娘家了。那时，我很小，高兴地一蹦一跳的。因为路远，二舅总是背着我走，走着走着不一会，我就睡着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亲娘舅。

时间过得就是快，一转眼，我上初中了，那时是人民公社时代，在学校里吃食堂，连买饭票的钱也没有。那时，二舅在铸造厂工作，母亲领着我找到了他，他毫不犹豫地把我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我，并对母亲说：“姐，你别嫌少，外甥上学要紧。”母亲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前些年，母亲在时，总是向我念叨：“你可别忘了你二舅，他是个好人，对咱有恩啊！”后来，二舅患了脑梗后遗症，不能行走，我经常去看他，他见了我总是流泪。去年春天，二舅“走了”，出殡那天，我大哭了一场。

想想当今社会，父子关系不和的，真是让人深思。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家就应该有相互感恩的心。有一首歌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是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的。

诗两首

□ 闫吉文

寒雪吟

寒风似针扎人颜，
皑雪若银镶街面。
抛尽鳞甲九霄飞，
战罢玉龙三百万。
长河畏冻千面镜，
远松斗冷一身胆。
物换星移乃常态，
严冬过后春蕾绽。

丙申猴自画像

从武难混文雅志，
世多俗伪吾独真。
谗言蜚语等闲看，
荣辱湖堂无愧心。

台儿庄的明天会更好

□ 冯震远

奇妙天下第一庄，
人间仙境永难忘。
君若来游台儿庄，
画中寻梦终遇上。

运河古城展新颜，
景色怡人水潺潺。
船家妹子摇橹唱，
教人如何不流连。

抗日大战纪念馆，
游人如织来参观。
昔日不屈扬威地，
不败日寇誓不完！

运河湿地育芙蓉，
匠心独具巧经营。
十里荷花满园景，
妙龄少女初长成。

加快转型与发展，
努力抓好产业链。
齐心协力来实干，
展望未来勇超先。

清洁绿化走在前，
文化繁荣大家谈。
5A级景区迎远客，
特色旅游喜连连。

农商银行务三农，
服务周到多热情。
网店遍布城与乡，
多做贡献留美名。

招商引资决策高，
筑巢招凤架金桥。
三产联动比翼飞，
明天一定会更好！



书香暖身

□ 莫景春

踏之，仿佛自己就衣袂飘飘，昂首阔步，如登大山临深川的李白。动情之处，击桌而歌，唱声拍声一起一落，煞是热闹。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兴奋地动着，不知不觉，微微从额角沁出汗水。诗句化入血液中，使血液沸腾起来。

有时书桌前置一两杯酒，往往是读书时，清读有些乏味，便产生一些癖好，即常配些小吃，作读书的佐料，尤其一两口醇香的美酒，不在多，就一两口。读到热烈精彩之处，情不自禁地抓起杯子，轻轻抿上一口，满嘴酒香，跟书中的字句配在一起，读书的兴趣更浓。书香酒香，充盈着书房，谁还想到窗外呼呼的北风呢。再说，自身就不胜酒力，一两口下肚，满脸通红。再加上手舞足蹈，竟是大汗淋漓。不禁推开窗户，让冷风吹进来，凉凉爽爽。他人见了，好生奇怪：此君，大冷天，屋里不见生火，空有一堆清书，是什么让他如此火热？

读书也能取暖，暖身也暖心。

水，都被干裂的泥土吸了去。如此滚烫的诗句，让人感觉到了烈日的狂热，晒在老农的身上，却仿佛烤在自己身上，阵阵发热。读读《水浒传》里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段章节，也不由得摩拳擦掌。随着鲁智深的拳落脚起，不禁手舞足蹈，拳头不自觉地挥来舞去，对那镇关西欺压百姓的恨，如自胸中喷薄而出。拿着书本，左摆右击，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意。

读到“大江东去浪滔尽”的亢奋诗文，不仅有诗的激情，更有声音的高亢。诗里那抑扬顿挫的节奏，一紧一慢，张弛有力；响亮清脆的字音，掷地有声。每吐一个字，都要凝神静气，作一个深呼吸，把气压到腔内，既而喷薄而出。一吸，整个胸腔都在使劲地收缩着；一呼，整个身体的肌肉彻底放松。这一吸一呼，整个身体都在运动着。声音放出来，回荡在书房里，很是令人亢奋。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种豪放的激情油然而生，手不禁舞之，足不禁

年味儿

□ 吴兆雷

过了腊八就是年，这是老古语的一句话。可我总感觉不出来。前两天回老家农村，我问母亲年准备的怎么样了，她笑笑：“还准备什么，现在还不是天天都过年。”一旁大哥家的小孙子鼓着通红的小腮帮抢话：“过年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吃饺子，放鞭炮！”哎！确实在过年没年味儿了。

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过年，那时一进腊八，家家磨面蒸馒头，炸丸子，购年货……忙得不亦乐乎！而孩子们最开心地要数

大人给买漂亮的新衣服，急切地穿上跟小伙伴们炫耀，比比谁的更好看，然后掏出口袋里的糖块跟小伙伴们分享，那种心情别提多快乐了！而我们那时最期待、最高兴的还是除夕，晚上十二点新年倒计时会放烟火，天不明赶紧起来燃放鞭炮，接着就能吃上母亲包的饺子，父亲买的糕点，好香，好香，一顿能吃好多！

不知道是不是已真的年龄大了，总觉得糖果、新衣服、五彩的烟火已经不再会诱惑到自己，新年也不再那么激动。大家都说年味儿变淡了，但是我认为不是没有年味儿了，而是我们的心态变淡了，其实，年味儿一直都在。君不见，每到春节，那些求学或者打工的人们匆匆的脚步，他们所渴望的是回到想念已久的家，能跟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

每年过年我都会回家，父母年老了，陪他们好好地过年那也是孝道，可老人还是那么的操心。年三十一早我们起床

就闻到饭香，母亲盛来热腾腾的饺子，还是那个味，真香！年夜饭是比较奢侈的，我们全家齐上阵做了一桌子共八九个菜，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一起边吃边聊，其乐融融，那真叫和谐幸福。

因为过年，朋友可以一起聚聚会、聊聊天，吐一吐过去一年的不如意，分享分享各自的开心事，规划一下各自的奋斗目标；因为过年，我们会和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拜个年，顺便讨个红包，然后一起隔着电话看各自窗前的烟火，然后说一句，新年快乐！祝福对方一切安好，平安，幸福；因为过年，大家一起用短信发送祝福语，然后一起聊聊春晚的节目，哪个更加出彩，哪个更加有创意，哪个节目笑点低，聊聊我们喜欢的歌手；因为过年，我们才会真正关心父母母亲的辛劳，然后在浓浓的欢乐中开始新的一天。